

散文

人间四月 我失去一位对话的长者

□李后强

人间四月，本是十分美好的时节，而我却感到非常悲痛，因为失去了一位可以对话的长者！这位长者也是智者、尊者，他就是苏东坡老家眉山市老书记李吉荣同志。他2021年4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78岁。他去世前几天，我们还电话约定，最近再聊聊，听听他对成德眉资同城化的想法。没有想到，几天就阴阳相隔，太意外了，心理上完全不能接受！那天，在告别仪式上再次见到他，许多记忆深刻的历史片段重现脑海。

我与吉荣同志第一次对话也是第一次见面，是在成都老会展加州宾馆。大约是1998年1月，他参加四川省第七次党代会，利用会议间隙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眉山工作？我说愿意，他问为什么？我说补课、充电！吉荣同志非常赞同。他还问了一些我参加党的十五大的情况和家里的事情。那时眉山地区刚成立，需要大量建设人才，我有幸成为参与者之一。那天见面不到半小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智慧、自信、亲切、和蔼。

第二次重要对话是在仁寿县。那是1998年6月，我已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他到几个区乡调研，找我讨论跨越二峨山、开发黑龙滩等问题。他说，我们的事业在眉山，我们生命的价值在眉山。根据他的思想，我写了推进仁寿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文章，他对此做了长篇批示，要求地委和行署的领导参阅。正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仁寿能够大刀阔斧进行企业改革，华西都市报据此举办了“企业产权交易日”，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第三次深入对话是在眉山地区。那是1999年下半年，我已经是专员助理。在充分调研基础上，他提出“黑龙滩引水入眉”“地改市”“融入成都”“成立城市艺术委员会”“实施高素质人才战略”等重要观点。这些想法当初只在极少数人中商讨，我被邀请参与有关论证，我们之间的交流坦诚、真挚、平等、透彻。吉荣同志坚韧图强的意志、改革创新的思想，让我敬佩。他当年提出的这些想法都得到了有效实施，为眉山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6月，眉山、雅安、资阳、巴中4个地区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地改市”，四川从此没有了“地区”，进入了只

有“市州”的时代。尤其是他“融入成都”的观点，如今已经演变为“成德眉资同城化”。

第四次是在沿海开放地区的长谈。苏东坡曾描述自己的诗词人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吉荣同志任眉山市委书记时，我在市政府协助分管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曾提出了“重走东坡路、广交天下友”的想法，得到吉荣同志的支持。他带领我们去广东、福建、江苏等地调研和招商引资。在惠州，他缅怀东坡人生，谈了建好三苏祠的宏大设想。在厦门，他谈到加强与台商的联系和交流问题。在张家港，他谈到要学习“过海大师”鉴真和尚，敢于东渡日本，跨越太平洋。吉荣同志的思想极为开放，极为活跃，与我们年轻人能够共鸣共振。2002年8月，我把在眉山工作期间撰写的文章结集成《跨越与创新》出版，他欣然作序。

第五次是在国外考察调研时的广泛交流。吉荣同志时任四川省政协科技委主任时，我任副主任，他勤勉敬业、力求完美的精神让我深受教育。他带领我们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为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供了多份有价值的建议，主编出版了《五年回眸：九届四川省政协科技委工作实录》和《信息服务与西部发展》等书。他带领政协委员去南美考察生物能源，说再生能源是人类的出路，四川应该抢占先机；在亚马逊流域，他说长江也要整治，岷江要复航，生态屏障要建牢。在途经加拿大温哥华时，正是漫天大雪，他会见了数位华侨和留学生，希望他们架起中加友谊桥梁，推动两国经济科技进步。在南非，他见到桌山想到了瓦屋山，站在好望角想到了白酒金三角。在肯尼亚，他深情地对我讲，中国应该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好珍稀动物和生态湿地。在德国和北欧调研时，他说中国必须加大科技原始创新力度，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吉荣同志的联想极为丰富，思考极有深度，前瞻性和现实性都很强。后来，他在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了《出访散记》，其中收录了我们在海外的谈话片语。

吉荣同志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习惯，就是在

调研和考察中，总是一路做笔记。不论是在飞机上、汽车上、火车上，还是在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学校社区，有想法就立刻记下来，晚上回到宾馆驻地就系统整理。调研结束，一篇或者几篇理论文章或者散文游记就出来了。正是这种习惯，成就了他多本著作如《不惑年华》《天命岁月》，主编出版了《乐山传说》《乐山改革潮》《乐山走向世界》《旅游经济研究》《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书。我看了这些书籍和文章的骨架与论点，可以肯定，那些神来之笔，无疑都是在路上、车上、晚上写的，因为没有特定环境，就没有这些灵感火花。

吉荣同志是眉山首任地委书记、首任市委书记，是建区设市的亲历者、推动者、参与者和建设者。他务实重行、忠诚担当，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深受干部群众的敬重和爱戴。我在眉山工作和在省政协兼职时，有机会经常与他聊天，谈时政、谈工作、谈学习、谈生活、谈家事，每次总是处于平等、温暖、活跃的气场中，给我的感觉是痛快、同频、投缘，往往一句话没有说完，他都能理解全意，甚至放声大笑。他没有一点长者和官员的架子，感觉就是朋友，就是良师。他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治疗期间，三次手术后身体极为虚弱，还与我在短信、微信和电话中，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态势，以及美国总统竞选对中国的影响。

人生，就这么短暂，这么简单，这么意外。许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到了终点，精心设计的许多宏伟规划都只能无奈地留给后人。不过，这就是人类铁律、社会接力。从时序看，人从诞生之日就开始走向死亡，死亡之日也是新生之日。从物理上讲，死亡只是物质存在形式的变化，原子本质没有改变。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死完全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死就像进入了无梦的睡乡，一切感觉都终止了，古时的诗人、英雄和哲人都在那里，和他们交谈问题，准是多么可贵的美事！

吉荣同志已经驾鹤西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将会与东坡先生讨论诗词，可能还会遇到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借机向先贤们汇报并请教眉山的发展大事！（写于2021年5月五一劳动节）

开在都江堰的蓝花楹

□南港

所有过往，似乎已发生在漂泊的岁月里。

每年5月，行走在都江堰，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些什么，又像是放下些什么，那情形就像是正在盛开的蓝花楹，刚热情地送走满园春色的紫玉兰、红海棠和洁白的梨花，又在一夜间，以极致的绽放抵御初夏的急风骤雨。那失落一地的潇洒，似乎只能成为绿化带里的点缀。即使这样，她还是坚持从灌县古城一直延伸至蒲阳主干道，以一簇簇一丛丛的蓝紫，盛放成傲视万物的骄傲。

登上玉垒山，居高而望，呈放射状的几条大道由近及远，其景、其树、其花各有不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车水马龙般的都江堰大道，它与柏条河平行而去，海棠盛开时，春暖花香，笑迎八方宾朋，张开怀抱，一直伸向成都沙湾；而川流不息的天府大道又不一样，挺拔的香樟树像一排排卫士守护在道路两旁，顺着江安河的方向，过精华灌区，直奔蓉城怀抱。

还有两条大道，一条是灌天路，水杉遮天蔽日，在唐昌镇与沙西线连接。另一条是具有独特魅力的蒲阳干道，沿着蒲阳河，从灌口经过青城山旅游装备产业功能区（经济开发区），在蒲阳场镇以下与彭青线会合后直通彭州。

蒲阳干道最具特色的是建新路口经壹街区体育公园至颐湖对面的上善桥，约5公里，双向四车道，两边的绿化带将人车分流，井然有序。干道中间两三米宽的绿化带上，玉兰、紫薇、红枫、红叶李等植物，疏密有致，高低错落，仿佛给宽阔通畅的干道系上长长的四季彩带。

整条干道上，都有繁花绿树掩映。不过，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色里，蓝花楹却是与众不同，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特别是那一朵朵的馨香，常常在初夏时节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穿行在这条干道上，有一种荷兰库肯霍夫公园的郁金香挂在树梢的幻觉，也有徜徉在大西洋公路的些许感受。

特别是今年5月，蒲阳干道上的蓝花楹，更是让人陶醉。

蓝花楹，原产于巴西，是一种落叶高大乔木，最高可达20多米，挺拔俊秀。其花呈蓝紫色，一般在4月-6月开放，四裂的花冠细长似钟，

叶如鸟的羽毛，小，多而柔滑，质感如丝。其枝呈灰白色，树干皮光滑细腻无深裂纹，树形伸展而开散。

这树，五六十棵，站立在干道中央，像魁梧的小伙子，英姿勃发。这花，如初夏的恋人，身着紫色长裙，在枝头拥抱着晴空，抬头，只需一眼，你就会怦然心动而痴痴凝望良久。

有人说，这种花，开一季，就是一场凄美而浪漫的爱情，就连随风零落的花瓣，也像轻飘飘落下的一个个吻。因为觉得她稍纵即逝，实在难得，欣赏她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前赴后继。许多人都喜欢蓝色，更不用说蓝中还带紫，这不仅因它有着不张扬的沉静，更在于她内在的气质：平凡、淡丽、柔情和坚毅。

在蒲阳干道沿线，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与蓝花楹相关的故事。

2008年“5·12”地震曾给都江堰带来大灾难，是全国人民及上海的倾情援建，都江堰这座城市才得以最快地重生。当时，蒲阳干道改扩建工程面临拆迁，一位20多岁的姑娘站出来，带头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将老屋前的那棵蓝花楹移栽到干道上。

这一幕，被一旁忙着测量的上海小伙子看在眼里，姑娘对美好的向往、宽广的胸襟深深打动了她。后来，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总能看到姑娘送水送菜的身影，安置房附近，总有小伙子来去匆匆的身影。再后来，一个人的身影变成了两个身影。小伙的出现，像一抹春天的绿色，慰藉着姑娘的心，也点亮了姑娘追求美好生活的另一盏灯。随着蒲阳干道竣工，两人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听说这个故事后，再看蓝花楹，被赋予爱情的花朵带给人的是更不一样的情愫，有了更多的澄澈和空灵。尤其是那一丛丛、一团团的蓝花紫，微笑着在枝头，婀娜、摇曳，仿佛是传递爱情的使者。凡是亲近她们的人，就能拥有一份天长地久的爱情。

不久前，蒲阳干道迎来了一家三口，正是当年的姑娘、小伙子带着孩子从上海回来省亲。他们走在干道上，一边寻找当年那棵蓝花楹，一边对孩子讲述十多年前都江堰这座城市的重生，以及青城山下、杨柳河边、同心广场发生过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浣花溪”征稿启事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巷》副刊选用。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准确信息(不能错一个字、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卡号、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

投稿邮箱:huaxifukan@qq.com